

六四事件概要（維基版）——背景、過程、影響與評價

維基百科

2007年1月1日

提要：

- [背景](#)
- [事件記錄](#)
 - [起因](#)
 - [擴大](#)
 - [四○二六社論](#)
 - [五四談話](#)
 - [絕食](#)
 - [戒嚴](#)
 - [天安門清場](#)
 - [六四尾聲](#)
 - [十三屆四中全會及以後的事態](#)
 - [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發展](#)
- [影響與評價](#)
 - [中國政府的反應及採取的措施](#)
 - [部分中國官方學者的分析](#)
 - [國內民眾、政治異見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應](#)
 - [一些學生領袖的反思](#)
 -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 [對香港的影響](#)
 - [其他國家地區和組織的聲明與制裁](#)
 - [聯合國](#)
 - [世界銀行](#)
 - [美國](#)
 - [蘇聯](#)
 - [歐洲共同體](#)
 - [英國](#)
 - [法國](#)
 - [西德](#)
 - [東德](#)
 - [日本](#)
 - [比利時](#)
 - [葡萄牙](#)

- [西班牙](#)
- [奧地利](#)
- [希臘](#)
- [芬蘭](#)
- [荷蘭](#)
- [丹麥](#)
- [瑞典](#)
- [瑞士](#)
- [澳大利亞](#)
- [新西蘭](#)
- [南斯拉夫](#)
- [匈牙利](#)
- [波蘭](#)
- [越南](#)
- [巴西](#)
- [泰國](#)
- [菲律賓](#)
- [馬來西亞](#)
- [印度尼西亞](#)
- [韓國](#)
- [新加坡](#)
- [中華民國](#)
- [香港](#)
- [澳門](#)
- [相關史料及研究書目](#)
 - [研究書目](#)
 - [參考文獻](#)
 - [參見](#)
 - [外部鏈接](#)
 - [說明](#)
- 編者插圖。[民主女神像](#)
 - [鮮花獻給胡耀邦](#)
 - [自發悼胡](#)
 - [浴血民主](#)
 - [遊行去悼胡](#)
 - [廣場悼胡爭民主](#)
 - [下跪請願](#)
 - [《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
 - [四二七遊行-天安門廣場](#)
 - [假對話](#)
 - [Student leaders](#)
 - [學生代表最後通牒](#)
 -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對學生請願進行反擊](#)
 - [袁木點名反動組織 幕後挑動學生搞事](#)

- [衝破封鎖線](#)
 - [戴晴上街遊行支持學生反對戒嚴遭呵斥](#)
 - [趙紫陽和溫家寶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
 - [支持大哥哥大姐姐](#)
 - [漫畫：垂簾聽政](#)
 - [北京市民和學生阻攔軍隊入城示意圖](#)
 - [直升飛機](#)
 - [萬里說學生運動是愛國行動](#)
 - [民主女神像](#)
 - [王維林擋坦克](#)
 - [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主播：杜憲](#)
 - [波蘭的天安門](#)
 - [老布什給鄧小平的絕密信\(1/4\)](#)
-

編者按

『維基百科』網站在中國大陸，時而遭封鎖，時而解封，普遍相信與該網站的【六四事件】等條目有關。

【六四事件】條目在『維基百科』網站上經眾多修訂，一改再改，至今仍在完善中，要達成共識和定論，看來還得相當時日。不過，就總的趨勢看，則越來越全面，越來越接近真實，真是可喜可賀。這裡收錄的 2007 年元旦版，已經相當不錯了。

維基版【六四事件】條目，比較客觀而又簡明扼要地概況了事件的背景、過程、影響與評價，比起過往的類似材料，考訂更具功夫，也吸取了近來的一些研

美中不足還是有的，細節的差錯我已作了批注，大的缺漏包括：學生組織的發展過程脈絡不清、未提及一些知識分子的組織、軍隊調動和執行鎮壓的情況也脈絡不清、北京市民和外地民眾的參與情況不極大低估和忽略、未提及六四死難與傷殘者名單和『天安門母親』等等。

原條目的照片用大幅刊出，為讀者方便，我也加了一些插圖，小幅刊在文右。

維基百科是還有不少六四相關條目，有時間再逐次批注。順便說一句，『六四檔案』的批注功能是對註冊網友公開的，歡迎大家參與批注。

封從德

1/7/2007 3:07:00 PM

六四事件概要（維基版）——背景、過程、影響與評價

維基百科

2007年1月1日版

【維基說明：此頁現被保護，直至有關的編輯爭議獲致解決。若需修正條目，可利用討論頁提出，或申請解除本保護。（保護中的內容並不一定正確。溯往版本可 查閱頁面歷史。）後述條目或段落中，部分資料尚未查證或來源可疑，因而未能盡信。確認討論頁有無相關討論，並勇於添註資料來源！這篇文章的準確性有爭議。掛上此模板的編輯者需在對話頁說明本文準確性有爭議的原因，以便讓各編輯者討論和改善。】

六四事件，也稱「八九民運」（民主運動）、「八九學運」（學生運動）、「六四屠殺」、「六四風波」、「八九民主運動」、「八九學潮」、「天安門屠殺」、「天安門事件」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稱之為「動亂」，「反革命暴亂」，近些年也改稱為「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在此簡稱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間及其後一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事件，以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遊行和示威運動開始，但是學生團體和政府之間在交涉中未能達成共識和政治妥協，最後以政府召集軍隊武力鎮壓造成若干（具體數字不詳，存在從幾百到上千的各種說法）市民和學生死傷而告終。一般認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這一期間進行了表達各種政治主張的示威遊行。一般政治評論家認為此次事件導致了自1978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眾多爭論時至今日也尚未解決。



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製作的“民主女神”塑像，成了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後期的象徵。原件被毀，在溫哥華、舊金山等城市有複製品立在公共場所。

背景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中國開始由自由化知識分子、領導階層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廣大民間共同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20世紀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臺，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被北京政府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1988年，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的政論電視片《河殤》在中央電視臺公開播出，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思想前導。從世界範圍內看，六四運動並非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同一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

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隨後不到一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這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不到5年的時間中發生了政權輪替，並改變了原有的政治體制。

事件記錄



起因



4 月 15 日，胡耀邦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終年 73 歲。中共中央表示哀悼，並稱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事件導火索是由於中國學生自發的悼念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中共文件顯示，1987 年，胡耀邦因對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縱容而被中共元老們要求辭職），但很快學生的紀念活動就演變成一場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抗爭。事件的起因有著更為深刻和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以及與當時中國國內、國外勢力的鬥爭和較量有關聯。

4 月 16 日，北京高校學生以及各界人士自發前往胡耀邦家庭靈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上海大學生進行了街頭遊行活動，表示哀悼。



擴大



4 月 17 日，天安門悼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開始有學生到廣場遊行，紀念胡耀邦。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的約 500 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活動中曾有警察試圖驅散群眾，但是沒有成功。整個活動在下午 6 點半和平結束。活動中有外國記者和外交人員在廣場照相，部分學生還接受了採訪。到當天晚上，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的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



4 月 18 日凌晨，又有一批約 3,000 人的學生隊伍從北京大學出發，向天安門廣場遊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據稱隊伍中有 9 輛外國使館車輛和一些外國記者隨行。清晨，數百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請願信，提出 7 點要求【異】[1]：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2.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3.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4.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 官倒，公佈詳情。

5.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 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 底平反。

7.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上午 8 時，國務院信訪辦的一名官員出面，接見了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兩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見學生，這個要求在當天下午 5 時 30 分得到滿足。此期間學生們繼續靜坐，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在廣場聚集、靜坐。學生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到晚上 9 點，廣場已經聚集大約 2 萬名學生。

當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出現了約 700 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在上海，情況比較穩定，只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 18 日 凌晨就已經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學等高校的 1 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但是也很快恢復平靜。在全國其他地區，主要是大城市，雖然有大大小小的各 種活動，但是多很快在平靜中收場。

但是在北京，情況正在失去控制。據稱，18 日深夜，由於在新華門靜坐的學生只剩下數人，武裝警察將他們拖走時動手打人【異】，被打學生回校廣播控訴，次日凌晨，千餘名學生開始向新華門聚集。

4 月 19 日凌晨，有學生要求進入中南海獻花圈，並提交之前 7 點要求的請願信，武裝警察築成層層人牆，阻擋學生進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開始衝撞警 方的人牆。趙紫陽在接到報告後，下令武警不得帶刺刀，避免傷害學生，但是同時要保衛新華門。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親自前往新華門部署有關事宜。同 日，中共中央決定，4 月 22 日上午 10 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並向遺體告別。19、20 日兩天，新華門外學生繼續聚集，並且發生嚴 重的警民衝突事件。

4 月 20 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異】，學生們決定自己組織學生會，廢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領導的北京大學學生會，組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 導。他們希望能夠團結全北京市其他學校的學生，統一領導學生運動。會議還通過了《告北京高校書》，提議進行非暴力、不抵抗



抗爭，採取罷課的形式爭取民主。當天，新華社就學生遊行和新華門外的衝突首次發表評論，稱“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次日，《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學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兩天前一名學生被武警打傷的事件，也有一些罷課學生阻擋另一些學生上課。當天在天安門廣場，繼續有學生抗議，當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人數劇增，達到20萬



人【近】。廣場上有人發表各種政治演說，要求民主與自由。與此同

時，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一封表達支持學生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但是未獲接受。在全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是大多被阻攔，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進京。當晚，數萬北京學生們提前進入天安門廣場，包括數百天津騎自行車來京的大學生。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學生悼念活動。學生們提出3點要求：



1. 請求靈樞繞廣場一周，讓同學們瞻仰胡耀邦遺容；
2. 與總理李鵬對話；
3. 官方報紙報道學生悼念活動。

學生這些要求最終都未能得到滿足。上午12時45分，三名學生代表獲准將學生準備的花圈送入人民大會堂，之後有3名學生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國徽下，中間的那個學生舉著一個很大的紙卷，據稱是7點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等話語，更多的廣場學生齊喊“站起來！”。曾有工作人員試圖將學生扶起。在追悼會期間，廣場上坐滿了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為防止學生和武裝警察的衝突，擔心警力不足，從外地調來軍隊維持廣場秩序，學生們在接近一晝夜的靜坐後無結果，情緒激憤，由於將近傍晚，擔心入夜出事，廣場上的學生代表作出撤離廣場並無限期罷課的決定【近】，但學生對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追悼詞基本滿意，隨後學生們呼喊“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口號，開始從廣場撤離。



4月23日，趙紫陽按原定計劃出訪朝鮮。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異】

向北京和全國各高校倡議，舉行無限期罷課活動。他們稱，整個事件已經轉變為全面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這場大規模遊行的焦點從“悼念胡耀邦”轉變為“爭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政府的新聞封鎖，在頭版發表有關學生遊行的活動，第四

版又全版報道學生遊行，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產經新聞》將這次事件與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並論，日本共同社則稱，若工人也加入到學生隊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鎮壓。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近](#)】提出與國務院、北京市委的領導對話，雙方同意由15名學生代表與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人對話，可是最終因學生內部存在分歧，認為清華不應該單獨與官方對話【[同](#)】，雙方對話流產。在上海，上海市委沒收了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有批評中央決定讓胡耀邦在1987年下臺的決定並同情學生遊行等內容。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但是遭到總編輯欽本立抵制，最終該報在原文處留白出版，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

同日，李鵬、楊尚昆等人到鄧小平住處彙報學生運動的情況。鄧小平對於將學生遊行定性為動亂表示贊同，並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四□二六社論



4月25日，中共中央將政治局會議和鄧小平的看法通報趙紫陽和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李鵬還要求胡啟立負責，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



□二六社論），當晚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

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全文。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社論發表第二天，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以市委的名義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黨員群眾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精神，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發表講話，稱要維護首都社會穩定，批評學生是在搞“文革”，是製造動亂。

部分人對將事件定性為“動亂”表示不滿，很多大學黨委組織報告中也有不滿，稱社論的發表在學生中有很大大抵觸情緒。

學生們對“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反應強烈，他們召開記者會，反駁有關指責學生

試圖顛覆中共政權的言論，並再度提出多項要求，包括與李鵬對話、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等。學生們最後決定於4月27日發動大規模遊行活動【近】。

4月27日，大約5萬名學生舉行遊行【異】，警方保持克制，雖然事前明令禁止遊行，但是在學生示威中並沒有採取堅決強制手段阻撓遊行活動。學生們的標語主要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擁護共產黨”之類，活動中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新聞宣傳方面的過失；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但是語氣更加溫和，以維持社會穩定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遭撤職。對此，中國官方的說法是（原文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認為，《導報》定於4月24日出版的一期報紙上，在用幾個版的篇幅報道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談會內容中，有些如公開發表，對穩定當前局勢十分不利，將會造成思想混亂，影響安定團結。為此，市委和《導報》名譽理事長4月22日約請《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欽本立同志談話，建議對報紙內容加以節選。欽本立同志表示同意，並打電話通知停發已印好的這期報紙，待重新排版後再印發。但是，後來瞭解到，原來報紙已經印好，有些報紙已經提前發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報紙就刊出了所謂《導報》被“沒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國電臺也相繼播出了類似的消息。23日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導報》立即提出版面處理意見，欽本立等當時決定改版後發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後的清樣還壓在《導報》負責人手裏，遲遲不簽發。最後仍未出報。25日晚，《導報》負責人給市委寫了一份《緊急報告》，堅持發行原已印好的那張報紙。鑒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中共上海市委決定，停止他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的職務，並向該報社派駐整頓領導小組。】

很多人相信，正是由於果斷處理《世界經濟導報》，而使江澤民獲得鄧小平的賞識，最終成為選定的接班人。

4月28日，《人民日報》照前日李鵬的要求，發表了題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當前壓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會的穩定。無視這個大局，只能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災難。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則上的意見是相同的，即必須立即平息風波，但是在具體作為上存在分歧。楊尚昆、喬石等提議應該與學生和群眾展開對話，平息怨氣【異】；李鵬、薄一波、宋平等則認為有人在故意煽動學生，破壞穩定。

4月29日下午，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以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對話。袁木承認中共內部



有官員腐敗的問題，但是強調大多數官員還是好的，並稱無新聞檢查制度，而只有“總編輯負責制”；另外他也稱胡耀邦是自己決定辭職，除了因為認為學運事件未處理好外，健康原因也是其中一個。但是他同時又批評北京高校中有些人故意煽動情緒，目前的情況“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這段對話在播出之後，大部分學生還是感到不滿，認為首先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無法代表大多數學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實質性問題。但是也有許多學生認為對話十分成功，並希望政府應該多舉行這類直接的對話。

但是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京大學代表王丹、北京師範大學代表吾爾開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行記者會【異】，批評那樣的對話“更像是一次記者招待會，由學生來充當記者，提問題。”當晚一些學生就提出應該由學生選出的代表參加另一場對話。在蘭州，不滿的數千名學生遊行到省政府，要求與省長對話，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勸說下遊行和平結束。在武漢也有學生發動了類似的遊行活動。

4月30日的情況似乎有所平息，雖然9萬北京大學生依然罷課，但是在許多高校，情況已經有所緩和，一些學校甚至已經全面恢復正常課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全國學聯的建議下，與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學生進行對話【異】。

5月1日勞動節當天的態勢也是基本平靜的，不過“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在北京大學召開記者會，宣佈要舉行全國的罷課活動，並提出要與政府對話，此外還提出要重新評估胡耀邦功過和學運性質、懲處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貪污反腐敗、允許私人辦報和檢討經濟政策失誤。會議還倡議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統籌全國的罷課行動【同】。當天在中南海，已經結束朝鮮訪問回到北京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趙紫陽稱要以疏導為主，堅決勸導學生複課。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整肅事件舉行遊行。在北京，“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代表大會選出“北京高校提請對話請願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華為領隊，北京大學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代表鄭旭光為副領



隊【異】，向中共中央信訪局，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分別提交了一份聲明，提出要由普選的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而且要求允許旁聽、有電視直播，並且雙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時間發言，且保障學生代表的人身與政治安全。

新華社在當日的報道中說：“首都高校數十名學生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接待室，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就對話問題提出 12 條要求、4 點聲明。”並在報道中詳細介紹了這份聲明的全部內容（全文如下）：



一、對話雙方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在對話中，發言、質疑的機會應均等。

二、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特別是參加此次四月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校學生）公認推出。同時我們認為，鑒於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起到任何正確的領導和有益的組織作用，因此我們決不同意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也決不承認由政府單方面未經廣大同學的同意而私下邀請的學生充當學生代表。

三、我們提出學生代表組成方式如下：鑒於學生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這次運動中一直起領導組織作用，並且在廣大同學中獲得了認可，可以由市高聯出面聯絡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根據人數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學生代表作為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聽，並對學生方面的發言作協商補充，及向政府方面發言人提出質疑的權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對話的人員，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瞭解國家各種事物及決策權力的人員。

五、對話必須容許雙方邀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旁聽，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或阻擋。被邀請代表在對話過程中不具有發言權，但具有事後就對話內容發表看法的權利。

六、雙方發言人必須有發言機會均等的權利。雙方發言人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質疑應限定在 3 分鐘以內，答問應限定在 10-15 分鐘之內，容許發言人在問答中多次質疑。

七、對話過程中必須容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道，同時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對話雙方具有現場攝像、錄音和記錄的權利，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干涉和阻撓。

八、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由雙方協商確定。

九、政府參加對話人員在對話過程中應儘量回答並在會後儘量解決可以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些問題確實不能迅即答復，可商定在限定的時間內舉行下一輪對話，任何一方不得無理拒絕。

十、為保證對話結果的法律效力，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證明。

十一、必須保證對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臺上如實報道結果，出具公告，並宣佈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頂事宜。

關於以上要求，我們聲明如下：

一、為確保對話儘快達成，對以上要求，我們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復，並在對具體要求作答復的基礎上，附注各條答復的理由，形成書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復，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

三、關於第一輪對話我們建議在5月4日上午8:30，地點可設在北京大學。

四、此請願書將抄送一副本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一天后對這些要求做出回應，表示學生的要求像是最後通牒，給予政府最後期限，否則就要遊行，這是無法接受的；學生代表若觸犯法律，政府也必須追究。他表示，政府與學生的對話應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誠懇的基礎上，不應有先決條件，並著重講了三點：



一、他們（指學生）要求對話排除經過民主程序選出的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和各高校的學生會、研究生會，提出不同意由他們組織的對話，而是要由在這次遊行中非法組織起來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代表對話。把由學生經過民主、合法程序選出的組織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學生組織來參加對話，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於學生之間的團結，容易引起學生之間的紛爭。政府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

二、“請願書”第二個問題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這不僅不合情理，而且表現了青年學生相當程度上的一種幼稚的衝動。請願書不僅提出了對話前政府必須事先答應的條件，而且提出政府什麼人參加對話必須經過他們同意。他們規定政府出席對話的應為副總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對這些要求公眾輿論也是不會同意的。

三、“請願書”提出如此苛刻的條件，並限期答復，還說如不按期答復，就要繼續遊行示威，這是最後通牒式的情願，是帶威脅性的。從“請願書”中可以看出，確實有人在背後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動亂。政府已多次說過，挑起動亂的是極少數人，廣大青年學生要求促進民主、深化改革、反對貪污、懲治腐敗是正當的，是合情合理的，與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學生與背後挑起動亂的人分開，而自覺分開的最好辦法是儘快複課，停止示威遊行這類活動。我們指出，有極少數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恰恰表面了對廣大青年學生的關心和愛護。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能夠理解這一點。



五四談話



4 月 30 日趙紫陽回到北京。

5 月 3 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 70 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這份談話緩和了學生激動的情緒，

5 月 4 日，北高聯發動五四遊行活動，發表五四聲明，隨後就宣佈將從次日起結束罷課行動。學生們的遊行活動到下午 3 點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時大多數人認為，在趙紫陽回到北京，親自處理學潮以後，事件應該就將結束。



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多家媒體作了如下報道：

趙紫陽總書記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會的外賓時說：“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信心。”

人民日報則在頭版的顯著位置刊載了如下消息：“……今天是五四運動 70 周年，北京 20 萬青年以豐富多彩的內容來歡度自己的節日。萬名新團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入團宣誓儀式，數萬名青年分別去勞動人民文化宮、圓明園、官園等地參加各種遊園活動……”

“……首都 40 多所高校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

“……遊行組織者宣佈：從 5 月 5 日起首都高校全部複課……”

5 月 5 日的統計是北京 80%的罷課學生已經開始複課，但是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複課比例最低，只有 50%，有些學生認為中央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不改變就不應該複課，當晚北大和北師大的“學生自治聯合會”宣佈次日將繼續罷課。

5月7日，北大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者協會請願抗議《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記者。當天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也首次報道了兩名學生領袖：北大學生王丹和北師大自治聯合會主席吾爾開希【異】。

絕食

5月13日，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學生要求的對話，並增加政府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運動、並推



翻《四二六社論》的要求。由於絕食學生瀕臨身體遭到不可逆損傷的邊緣，政府無人出面，許多醫院包括軍隊醫院自行組織搶救，為抗議政府無人理睬，參加絕食的學生越來越多，其後北京市民加入聲援隊伍、募捐搶救，許多機關單位加入募捐隊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都捐資為學生治療，近20個城市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的同学，鐵路部門默許學生和醫務人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當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約請知識分子出面斡旋，有嚴家其，戴晴，劉曉波等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異】，未果。

5月14日凌晨2點半，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等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返校複課。下午16時，李鐵映、閻明復、尉建行等再次與30餘所高校的學生代表進行了對話，未果。【異】而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仍在繼續，人數增加，並已經有人暈倒。

5月15日，由學生帶動形成北京各行各業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長安街交通基本癱瘓，地鐵前門站封閉，聲援學生的遊行車輛由學生自發組織指揮【異】，遊行學生的口號越來越明顯針對趙紫陽【異】、李鵬和當時教育部長何東昌，市民甚至武裝警察對政府反應緩慢也產生不滿，明顯同情學生。當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中午抵達北京進行訪問，由於廣場上的學生仍在絕食請願，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臨時改在北京首都機場進行。而中央電視臺每天轉播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人民日報也不斷報道

【近】，輿論也呈現同情學生一邊倒的跡象。當天，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室，閻明復、

李鐵映、尉健行等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對話，對話因公開直播問題無限期中斷【異】。

5月16日，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的情願要求。閻明復到學生當中勸說大家儘快停止絕食並返回學校。由於靜坐絕食的學生和大量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原定的戈爾巴喬夫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的儀式安排被取消【異】。

5月17日，趙紫陽會見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說學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簡單【異】，以為他們只要喊幾句口號，黨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內把什麼問題都給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在黨和政府與年輕人和學生之間缺乏相互理解。在電視公開報道上講：我們所有重大決定都要請示小平同志。有人認為，趙紫陽這一說法使運動目標指向鄧小平。其後發生了有人騎摩托車衝擊鄧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裝滿顏料的雞蛋毀壞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事件【異】。遊行隊伍的針對口號也開始轉向鄧小平。

5月18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中進行50分鐘的對話【反】。但雙方都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散。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勸阻中小學生上街遊行。



六四事件前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大學生們見面，後右二為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5月19日趙紫陽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復。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復才停止絕食。

【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

【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

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 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麼，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遊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 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說到這裏，趙紫陽向在廣場的學生們鞠躬，學生們熱烈鼓掌，一些學生哭了。趙紫陽講話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

當天，學生絕食團宣佈停止絕食，改為靜坐抗議。晚上，李鵬及楊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共告北京市黨政幹部大會，措辭嚴厲，宣佈戒嚴，趙紫陽則沒 露面。之後，李鵬在電視發表演說，發佈戒嚴令。會議尚在召開，就有人通風，各大學廣播緊急通知，學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攔截軍車，設置路障。當夜從外 地調進北京的部隊，分乘卡車、裝甲車和坦克，分別從豐台、六裏橋、沙子口、呼家樓等處向市區前進，均被市民和大學生阻攔，未能進入北京城。

戒嚴



5 月 20 日，李鵬正式簽署戒嚴令，北京開始戒嚴。

戒嚴令全文如下：

【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89 條第 16 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 1989 年 5 月 20 日 10 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戒嚴令，由陳希同市長簽發了實施戒嚴令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令。

發佈戒嚴令後，還是有很多中學生的遊行隊伍，和各企事業單位的遊行隊伍對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的學生予以聲援，其中包括一些境外企業，送飲料和食品。事後有人指出，某些境外企業【異】支持學生是為了煽動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1989 年 5 月出現在長安街地下行人通道牆壁上的政治漫畫

5 月 20 日北京開始戒嚴，外地軍隊接到命令，開赴北京參加戒嚴。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但此時在北京郊區已經有了些零星的流血衝突。戒嚴期間，北京市區內也在許多交通要道口設置路障，市內交通出現不正常情況。由於軍隊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點燃的汽車等路障面前，軍車隊排起了長龍。並陷入了市民與學生的包圍中，在市民和學生的勸說和宣傳之下，年輕的士兵顯得不知所措。後來據稱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阻攔軍車進城的過程也發生多次衝突，而解放軍方面，據中國官方說法：由於嚴格執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在衝突中多人被打傷。



5 月 21 日，天安門廣場上出現數架軍用直升機，低空往復飛行，撒下大量用大號字印刷的李鵬講話傳單，引起了廣場上學生的騷動。



5 月 22 日【五】，正在加拿大訪問的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里在多倫多表示：“要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5 月 23 日，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再次舉行遊行示威活動。

5 月 24 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佈，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 11 天中（截至 5 月 24 日

18: 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 9158 人次，留院觀察 8205 人次，**無 1 人死亡【異】**。

5 月 25 日，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鐵路等部門堅決制止學生衝擊鐵路、強行乘車進入北京。

5 月 26 日，由於天氣炎熱，天安門廣場上的許多學生開始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前的樹蔭下。而同時，大量戒嚴部隊仍在北京市區周邊休整待命，準備隨時進城。

5 月 28 日，天安門廣場上支起了一批從全國各地捐贈來的新帳篷。

5 月 29 日，靜坐學生開始安裝大型塑像“民主女神”。

5 月 30 日，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 20 餘名師生集體創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天安門管理處為此發表聲明說，這是極其不嚴肅的行為，並稱雕像所處的位置歷來是重大節日期間矗立孫中山巨幅畫像的地方，這樣做是對國家尊嚴的侮辱和踐踏。



6 月 2 日，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佈在天安門 72 小時有限絕食。

天安門清場





一張被西方媒體廣泛報道的圖片：據稱名叫“王維林”（身份至今無法確認，魏京生稱據其調查此人在後來的又一次相同舉動中被坦克碾死，但魏無法提供相關證據證明其說法）的年輕人站在離開廣場的坦克車隊前，阻擋坦克前進。根據 CNN 現場拍攝的畫面，後來坦克在數次試圖繞行未果後沒有再向前移動，而士兵只是探出頭示意後面的坦克車隊後撤。中國官方的說法是此後撤行動充分證明了軍隊並沒有肆意屠殺市民和學生。圖片由 Jeff Widener (The Associated Press) 拍攝。

6 月 3 日晚 10 時 16 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了措詞更為嚴厲的第三項緊急通告。聲稱“解放軍部隊一定要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多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 月 3 日午夜 11 時至 6 月 4 日清晨，上街阻攔戒嚴部隊的大學生和北京市民與戒嚴部隊在北京城區和市郊多處發生衝突，衝突中軍隊開槍射擊，中槍的包括徒手阻攔軍隊的平民、用石塊襲擊軍隊的人士以及旁觀的民眾，也包括一些試圖對傷亡市民學生進行救護的醫務人員和救護車。和平撤出天安門廣場回校途中的一隊學生（包括北京體院學生方政）被軍隊坦克輾壓，至少五人被壓死，九人被壓傷。此後若干天內，軍隊開槍射擊民眾的事件仍有發生。大多傷亡者被市民送往醫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遺體被戒嚴部隊埋在各處（包括二十八中牆外）。有錄像資料和圖片資料證明解放軍槍殺了數目不詳的北京市民。另據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報道有多名戰士被殘害致死。而另一方面，香港報章報導有楊尚昆旗下

的軍隊因為拒絕執行任務，與一支從外地調來的軍隊在長安大街對峙。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北京國際廣播電臺這樣報道了這一事件【同】：

【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請記住 1989 年 6 月 3 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臺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據傳說，英語部的節目負責人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吳學謙的兒子。事情發生後，吳即被調離、審查，整個英語部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

此外，6 月 4 日當日負責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主持的薛飛、杜憲著一襲黑衣、以沉痛的神態進行播音。此後不久，兩名主持人即被調離新聞聯播節目組。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廣播電影電視部一名副部長因「支持動亂」、帶領中央電視臺等部門工作人員示威遊行被撤職。



關於死傷情況，一般認為死傷主要發生於軍隊往天安門推進途中，但對於天安門廣場內的死傷情形，則有不同說法。柴玲 6 月 8 日的錄音講話提到，“有人說同學 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中國官方則宣稱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根據錄像資料和中國官方記載，當戒嚴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時，廣場內仍有數千學生留守在紀念碑附近不肯離去，被軍隊包圍後強制解散。劉曉波被拘捕後，在中國中央電視臺說：“未曾看見軍隊向廣場上的學生開槍”（大意如此）。針對柴玲的說法，一直在天安門廣場留守到最後一刻的臺灣歌手侯德健在紀錄片《天安門》中說道：“事實還不夠麼？為什麼要用謊言對抗謊言？”。然而，丁子霖在尋訪死難者時發現，清場過程中軍隊曾向廣場內學生開槍並殺死了學生，如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被戒嚴士兵亂槍打死在廣場中心的國旗杆下【同】；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槍殺於紀念堂附近。

據當時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稱“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死亡的軍人，後來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的稱號，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長安街翠微路口轉彎時因車速過快而翻車，油箱擦地起火死亡。海外媒體的報導則多稱死亡人數在千人以上【近】，戒嚴部隊死亡十多人。多數北京市民和學生及獨立媒體對此事件的報道為中國政府暴力鎮壓和屠殺和平示威的學生與市民，世界上也有媒體將之稱為“六四屠殺”或“天安門屠殺”。中國政府則聲稱是“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取得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偉大勝利”（見當時《人民日報》及《解放軍報》）。

六四尾聲

6月7日，由於戒嚴等多種原因，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本報啟事》，全文如下：近來由於各種原因，本報每天印報所需紙張供應有困難，印出的報紙也運送不出去，已無庫房存放。為此，本報決定從今天起每天改出四個版（一版國內外要聞，二版國內新聞，三版國際新聞，四版綜合）。情況正常後即恢復出八個版。這個改變實屬不得已，請讀者諒解。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6月24日。由此可見當時北京的局勢還很不穩定。

6月4日之後，儘管外國政府強烈批評中國政府的鎮壓行為，中國政府仍然繼續搜捕拘留了大批積極分子。趙紫陽本人則被軟禁。遭到通緝的學生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擊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及熊焱。有一部分通過各種方法從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區逃到美國，法國等地。這些人到外國後成為流亡的中國民運領袖，較出名的有王丹、封從德、王超華，柴玲完全淡出、吾爾開希基本淡出，翟偉民、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張銘等七人仍在國內。王丹在六四後7月2日在北京被捕，93年2月獲釋，1995年5月再次被捕，直到1998年4月19日在寫過悔過書之後被准許出國。

6月4日之後，各地的學生運動仍然持續一段時間，有許多地方學生和民眾舉行遊行抗議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殺害的學生和市民。各地政府開始追究“動亂分子”。各地法庭則依據共產黨的政策“從重從快”判決了一批社會上的“動亂暴亂分子”，一些人遭到處決。直至2005年，仍有人被關押。對幹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則處理相對輕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後全國各組織機構仍發動大規模的“清查”行動，追查六四運動期間人們的去向並備案。據稱，參與過遊行的一代大學生之後無一被批准入黨，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門之外，對其今後發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十三屆四中全會及以後的事態



6月25日，人民日報恢復每日八版發行。當日頭版即以醒目的紅色大字以及四張圖片介紹了有關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消息。標題為：“黨的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會”，副標題則長達一百七十二字：“審議通過李鵬代表政治局提出關於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報告 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委 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書記處書記 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 中央委員和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 免去胡啟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 書記處書記職務 免去芮杏文閻明復的書記處書記職務 全會之前 中央政治局舉行了擴大會議 為四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必要準備”。

在當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右下角發佈了小則《本報啟事》，全文如下：

【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給本報印刷發行造成許多困難，從6月7日起，本報不得不改出四塊版。現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北京地區的秩序恢復正常，影響本報正常出八版的各種因素都已消除。因此，從今天起本報恢復每天八塊版。本報改出四塊版共18天。為了彌補訂戶的損失，我們將陸續編印增刊、附頁，隨報送各訂戶，不再另辦退還報費手續。敬請讀者諒解。”】

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由於國內外一系列的複雜因素（如共產黨缺乏改革經驗，左傾路線的殘餘，僵化的計劃經濟的束縛，貧富差距拉大，腐敗橫行，西方國家的遏制破壞等），中國剛剛起步的改革進程遭遇了重大挫折，六四事件便是國內長期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連續兩任力主推進改革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都因為對待自由化政策而半途下臺，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之後選擇有學術背景的江澤民作為繼任者。

為了應對六四事件之後，政治氣氛緊張，經濟發展停滯，民眾精神低落，國際社會孤立的困難局勢，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在經濟領域採取更加有效地改革來從根本上緩和國內外的各種矛盾，並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採取一系列被指責為侵犯人權的非常手段穩定局勢，在政治領域趨於保守。

江澤民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爾特斯採訪時，解釋說：“人民解放軍保

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事實證明，有近1000輛軍車，包括坦克被焚毀【反】。如果我們不採取堅決措施，中國的首都將完全陷入混亂並導致全國性的災難。但是，我們應當從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訓，正如中國一句諺語所說的‘吃一塹，長一智’。”江澤民表示，

防暴應該是警察部隊，而不是軍隊的管轄範圍。有必要進行更好的防暴訓練，並使用西方國家採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彈。但他也同時認為，國外的新聞報道內容使問題更加惡化，今後要加強控制，國家的穩定是最重要的。

針對“拒絕和自己的人民對話”，中國當局表示有各種各樣的渠道可以瞭解人民的看法，同時承認“毋庸諱言，我們可能有缺點，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但是，我們在不斷的改進我們的工作。”

中國當局表示，中國的經濟與政治改革的戰略目標沒有變。公開聲明繼續民主法制建設，但強調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和軌道逐步進行，可以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做法，但決不能夠照搬。但政治改革之後一直處於停頓甚至倒退。

為打消香港和澳門地區的焦慮和擔憂，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重申了“一國兩制”的理念：“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你搞你的資本主義，‘井水不犯河水’，我不會在港澳和臺灣搞社會主義，你也不要將資本主義的一套搬到內地來。”但有部分人認為這是中國不肯實行政治改革的藉口。

針對學生運動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佈對“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事情”規定“七項原則”，其中包括根除腐敗以及黨內裙帶關係。在接下來的2年裏，實行了許多條例以限制官員們範圍廣泛的特權：新年宴會降格為茶話會；旅行受到限制，不許在風景勝地召開會議；禁止公車私用，購買昂貴的進口轎車；削減年終獎金和發放物品等。但這類措施被人認為並沒有實施長久。

1992年初，鄧小平針對六四事件後放慢的改革速度，發表南巡講話，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繼續維持改革的方向。九二南巡極大的促進了國內的改革進程和社會發展，當年GDP增長即達到了最高的12.8%，並且從此一直保持了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發展速度。國內外局勢的大大改觀也使中國政府適當的放寬了對輿論的控制，同時非常有限度的允許一些因六四事件而逃亡國外的學生回國。

影響與評價

中國政府的反應及採取的措施

中國官方對事件的說法經過了從“暴亂”到“動亂”最後到“風波”的轉變。更加中立而為外界所接受的說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政府的說法：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為“社會動亂”；6月4日戒嚴指揮部清場時稱

為“反革命暴亂”；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稱為“嚴重的政治風波”，後統一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刻意淡化事件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中國政府對於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評議不允許公開化。對死難者家屬的悼念亡靈的私人活動也進行騷擾和鎮壓。十餘年來，儘管中國黨政領導人已有幾次公開面對海外媒體對“六四”平反問題的質詢，但一直不正面回應評價當時的作為。2005年趙紫陽逝世的事件也沒有重筆墨地報道說明，中共對於六四的處理似乎遵循一種路線，即讓歷史去評價。

中國政府不允許人民在公開場合談論六四事件，公開在傳統媒體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紀念六四的活動在中國也被認為是相當危險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門廣場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預料的事件。

在中國現在使用的各種教材中，對六四事件的介紹少之又少，青年們對這段歷史的瞭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國高校使用的歷史教材中，對六四事件的原因是這樣分析的（原文）：

【導致這場風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鄧小平後來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注：這段話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02頁）就國際大氣候來看，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他們加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已極其氾濫。就國內情況而言，首先是由於包括中央領導層少數領導在內的各級領導在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偏差和失誤，使多年來思想戰線上渙散軟弱的狀況沒能得到根本扭轉，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嚴重地存在著精神文明建設“一手軟”的現象。其次是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以權謀私，滋長了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造成黨風和社會風氣惡化，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降低。再有，當時物價大幅度上漲、經濟秩序混亂，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之後，又面臨生活水平將有所下降的情形，這也使他們產生了某些不滿、誤解和怨氣。所有這些國際國內的因素，使一些熱衷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們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盤西化”和經濟上實行私有化，結果進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這場風波的規模之大、來勢之猛是1949年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它使黨和國家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部分中國官方學者的分析



他們認為：這是受外國勢力利用的盲從；中國的學生和民眾，對於當時正處於改革初期的社會的腐敗等現象不滿而宣洩情緒；中國的一部份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則想利用學生運動推翻現政府從而掌權；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順從於西方社

會的政府，從而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進行資本的經濟殖民。

國內民眾、政治異見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八九民運的定性以及各種問題的爭議仍然沒有停止。中國民眾的觀點也不統一，支持鎮壓與反對的人都不是少數，但更多的人選擇對此保持沉默。

在蘇聯解體之後，一部分中國民眾接受一觀點，即如果當初沒有平定動亂，中國也許先蘇聯一步走向政治變革。有人認為，六四是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機。很多人沒有想到中國共產黨會動用國家正規軍對付平民。

有的八九一代（即見證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後出生的學生）這樣評定六四：事件最初為學生運動，絕食至戒嚴後發展成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海外一般將其稱作八九民運）。他們認為的這次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對專制暴政而進行的抗爭。運動雖然在中國失敗，但其引發了中國人民對民主與憲政的追求。更多的人對各種消息、傳聞持謹慎態度，因為各種不連續的所謂事實很難相互分辨。他們雖然對中共的腐敗等問題感到不滿，但認為學生不應該反應過激。

相當多的自由學者與異見人士公開表達紀念和平反六四的觀點，要求實現和解促進民主與憲政。不斷地有人突破限制，通過各種渠道（如體制內的對話、海外媒體、網絡特別是BBS與網志）發出這種聲音，但他們的言論或人身受到嚴厲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發的蔣彥永因為在2004年上書中國人大要求為六四正名，從而被軟禁後加以監視。

一些人認為：由於事涉當時中共領導鄧小平決策是否正當、趙紫陽被罷黜總書記、江澤民接任等問題，且擔心會由平反引發的不可控的清算會危及中共執政地位，中國政府試圖有意否認六四殺人的存在，並掩蓋與壓制任何關於六四的話題與活動，中國政府希望人民忘記曾經發生過這一事件。

一些學生領袖的反思

曾經參與過六四事件的許多學生領袖們也進行了許多反思，一些人意識到學生們也應對事件負有部分責任。有觀點認為，少數激進學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響，以為流血會喚醒民眾，不知退讓和妥協，而學生們的絕食行為在當時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承認學生自治組織，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以及不對學生“秋後算賬”等。這些在當時又是政府不願做到的。而學生們在政府關閉對話渠道並實施戒嚴以後繼續堅守廣場，則是不智的；其他的訴求則太過空泛，例如反腐敗、民主等，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內都可以立即實現的。而且，學生中的激進的言論與行為已經實質上的與當時的專制體系發生了衝突。有人認為：最重要的是，對於以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

中國共產黨而言，這種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運動是不可容忍的。

出動全副武裝的軍隊使用真子彈來鎮壓和平示威抗議民眾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譴責的，一些中國政府官員以及一些力圖為政府開脫的人士後來的解釋是：由於當時中國尚沒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隊，對鄧小平而言，非軍隊不足以壓服黨內分歧，鎮壓黨內外反對勢力，收拾局面，穩定政局。有觀點認為：鄧小平無疑是個出色的統治者，他並不願意在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拖延解決問題，他不能容忍趙在過去幾個月中任由矛盾發展和繼續激化下去。李鵬政府面對中共執政以來首次如此大規模自主自發的學生運動沒有經驗，反應不力，也沒有解決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時的中國政府既缺少相關經驗，也沒有相關法律法規，甚至都沒有防暴警察隊伍。中國政府當時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當思想工作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時，便控制不了局勢了。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大多數國際著名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例如宋美齡發表了聲明；陳香梅、韓素音也予譴責；伊東正義、櫻內義雄集會發表抗議聲明；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美國著名農學家威廉·欣頓（韓丁），公開發出要求國際社會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的呼籲。但是，有些聲明，被人認為不是單純的支持學生運動，而是別有用心地想破壞中國經濟以顛覆政府，譬如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的呼籲。

另外，少數國際著名人士則為六四事件進行辯護。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西方國家普遍對中共政府譴責的時候，認為六四事件是為維護國家穩定所必須採取的手段，是鄧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勞”。新加坡還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當時大多數國家卻都還在制裁中國。臺灣學者李敖曾在其節目與著作中，將中國的六四事件比作美國六十多年前的歷史上“酬恤金進軍事件”，以表示中共對六四事件的處理方法乃是無獨有偶的，而這亦符合當時國際普遍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比西方社會落後五十年的講法。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六四事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的幾年，中國的政治日益開放。但是，在六四之後，鄧小平於當年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江澤民接任。江澤民執政後，強調“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教育思想控制開始加強，言論空間緊縮，八十年代中期的開明氣氛開始逐漸倒退。黨內保守派對鄧的改革政策公開提出挑戰，被退休在家的鄧小平動用了軍隊勢力制止。鄧小平南巡講話促使江澤民和李鵬繼續執行開放改革政策，此後中共加大了經濟開放的力度，加強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寬了諸多經濟政策，客觀實質上改善了相當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

日益增強。

六四事件對中國長期的影響則也許需要再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才可能有定論。在國際上，中國政府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負面形象長期揮之不去，影響中國的外交運作；在國內，和六四事件相關的話題不時被提起，尤其是在領導人更替的時期。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結論雖然基本上從未改變，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會“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有一些人對政治從此徹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開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憲政等政治問題。一些長期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支持者在六四後成為共產黨的反對者。

對香港的影響

對香港關係而言，由於香港對北京學生運動的支持，原本與中國政府同一陣線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與中共分道揚鑣，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及著名作家查良鏞（筆名金庸）都憤然辭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職務。這亦埋下了香港人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六四事件引發了港人大規模的移民潮。雖然1990年代初西方許多國家的經濟疲軟，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國家的護照之後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隨著回歸後香港經濟急轉直下，這些人很多又再離開香港。另一方面，這批新移民所帶來的龐大現金儲備和稅收，亦為這些國家的經濟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因為香港移民的資金而使經濟得以反彈，從而吸引更多來自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如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韓國的新移民。

在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教育界擬在1989年6月7日發動全港師生遊行，藉以表達對六四事件的哀痛，後來香港教育署宣佈1989年6月7日全港學校停課一天，遊行告吹。

另一方面，當時香港民間發起了一次超過一百萬香港市民參與的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六四遊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政治活動，由此開啟了香港市民參與政治的意識，標誌了香港公民社會的開始。此後每年六四周年香港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紀念六四遇難者的燭光晚會，同時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遊行爭取政治上的發聲。其中兩次最重要的大型遊行，分別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與要求董建華下臺的香港七一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50萬香港市民參與；以及2005年12月4日爭取普選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政治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25萬香港市民參與。由六四開始，乃至七一與一二四等，三次政治遊行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為防止香港市民“借集會來攻擊中央”，港澳工委曾多次發動屬下的左派公會，預先訂下維園的各個足球場進行活動，以圖阻撓紀念的進行，但都不成功。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在承諾不會對學生“秋後算帳”之後，竟然採取了比“秋後算

帳”更嚴厲的血腥鎮壓，使香港人對中共採取不信任態度的人亦愈來愈多，深怕今時今日的承諾，他朝對方會反口。

其他國家地區和組織的聲明與制裁



在波蘭弗羅茨瓦夫城的一象徵這場人民抗議事件的象徵性雕塑 - 被坦克壓扁的自行車和坦克行進痕跡。六四事件後西方各國一致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但持續不到一年，出於包括自身經濟利益的各種考慮，在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的情況下，1990年部分國家陸續恢復了和中國的接觸和正常經貿關係，1989年以前的進行的軍事合作則被全面中止。

聯合國



6月5日，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的發言人發表談話：週末有人認為有必要在北京使用武力，結果造成許多公民喪失了生命。聯合國秘書長對此極為沮喪。秘書長非常注意聯合國憲章的要求，即聯合國不應當干涉基本上屬於各國本國司法權範圍內的事務。然而，他非常希望在目前十分棘手的形勢下能實行最大的克制。

世界銀行

6月12日，世界銀行發言人西松說：“世界銀行今天決定中止向中國發放新的貸款”。世界銀行董事會原定於十三日討論北京提出的總共將近2.3億美元的兩筆新貸款的要求，但是，由於目前的局勢，關於這些要求的討論將延期。二十六日，世界銀行發表一項聲明說：“在同中國當局磋商以後，已決定在銀行執行董事會開會之前推遲考慮幾項貸款”。世界銀行發言人西松說：“此次推遲考慮的貸款約為7.812億元，本應在該行財政年度的最後一個月六月份進行討論。這筆準備用於資助七個項目的資金本應由世界銀行及其附屬機構國際開發協會提供”。

美國

6月5日上午，布什總統宣佈對中國採取五項行動：

1. 暫停政府對政府的一切武器銷售和商業性出口；
2. 暫停美國和中國軍事領導人之間的互訪；
3. 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國留美學生要延長逗留時間的請求；
4. 通過紅十字會向那些在突然襲擊中受傷的人提供人道主義的醫療援助；
5. 在中國的事態不斷揭開的同時重新研究我們的雙邊關係的其它一些方面。

當天中午，布什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了四名中國留美學生，並進行了四十分鐘的會談。五日，眾議院以406票贊成，0票反對通過“譴責北京鎮壓事件，支持布什總統採取行動斷絕同中國軍事合作的決議”；

六日，美參議院以100票贊成，0票反對，通過一項要求總統對中國政府實行國際制裁問題的決議，包括：

1. 呼籲美國進出口銀行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回顧給同中國的貿易提供資金的問題；
2. 強烈要求美國負責放寬辦理向中國銷售的出口許可證手續的機構于作決定時考慮中國目前的局勢；
3. 強烈要求美國之音電臺立即增加華語節目。

同日，國務院新聞發言人瑪塔特懷勒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美國政府准許所有旅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在其簽證到期後繼續留在美國，而不改變其身份。當時大約有四萬五千〇八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出於各種不同目的滯留在美國。

七日，由於中國戒嚴部隊向外交人員公寓開槍，美國大使館下令外交人員家屬全部從北京撤離，一百二十五人離開中國。八日，美國國務卿貝克說“中國的權力鬥爭正在進行，局勢極不明朗，以致無法斷定誰在執掌政府的權力”，並“呼籲所有在中國的美國普通公民儘快離開那個國家”。同日，紐約市長郭德華宣佈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關係，並建議市政委員會命名紐約市第四十二街和第十二大街的交叉路口為天安



門廣場。二十日，美國白宮發言人宣佈，美國政府將要求國際金融機構推遲考慮向中國提供新貸款，以抗議北京繼續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並已爭取其他西方國家暫停對中國的多邊貸款的努力。

蘇聯



六月六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關於中國事件聲明”：“不管情緒有時是多麼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尋找由社會團結目標所確定的相應的政治解決辦法”，“中國目前發生的事件是該國的內政。其他方因施加壓力的任何嘗試都是不合適的。這種嘗試只會激化情緒，而無論如何也不會促進局勢的安定”，“我們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國人民能夠儘快翻過自己歷史上這悲慘的一頁”。九日，蘇聯政府發言人格拉西莫夫說：“我們沒有預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對此感到極為驚愕。”、“上個月去北京舉行三年來第一次蘇中最高級會談的官員們知道這些抗議活動，但是出於禮儀上的考慮，我們避免把注意力集中在要求民主的運動上。”“自從上週末北京發生暴力事件以來，就無法和中國首都進行電話聯繫”。十五日，戈爾巴喬夫就中國局勢發表看法：“我們大家都對中國發生的事情感到十分不安。我們大家都在為這個偉大國家的深刻改革和改造的進程是否會中斷而感到擔心”，“這將給世界局勢健康化的整個進程帶來損失”。

歐洲共同體



六月五日歐洲共同體執行委員會發表關於中國局勢的聲明，“對於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鎮壓表示遺憾”。“如果中國政府的政策開始走上一條使迄今為止奉行的開放和改革政策有夭折危險的道路的話，這種合作有永久性地受到影響的危險。並取消預定六月六日中國經貿部長鄭拓彬前來共同主持共同體中國聯合委員會的高級磋商會議。六日，歐洲共同體十二個成員國發表公報，強烈地譴責對和平的示威者採取的造成大批人員死亡的武力鎮壓”，“對中國發生的悲慘事件極為震驚”，並指出“嚴重的動亂仍在繼續”。呼籲“中國當局停止對北京和全國的沒有武裝的老百姓使用武力，立即著手尋求目

前衝突的和平解決辦法”。並聲明，“同級人士 之間的會見已經取消，共同體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將中斷”。

二十七日，第四十一屆歐洲共同體首腦會議決定通過制裁中國的《關於中國的聲明》，主要措施包括：

- 1．在適當的國際機構內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要求獨立觀察員能參加審判和探望犯人；
- 2．停止各成員國同中國的軍事合作和實行武器禁運；
- 3．中斷雙邊部長級和高級接觸；
- 4．推遲共同體及各成員國的新的合作計劃；
- 5．文化、科學和技術合作計劃僅限於在目前情況下還有意義的行動；
- 6．各成員國延長願意延期的中國學生的簽證；
- 7．推遲研究提供新貸款的要求和推遲研究世界銀行的新貸款。

英國



六月五日下午，英外交大臣傑弗裏·豪召見中國駐英臨時代辦宋明江，“對北京流血事件極為震驚。”並決定，“取消中國司法部長蔡誠對英國的訪問”、“取消 英國農業大臣約翰·麥格雷戈對中國的訪問。”英國報業大王馬克斯韋爾的鏡報集團於六月七日起停止在歐洲出版中國官方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六日，英國首相瑪格利特·撒切爾夫人在下議院有力地說，“這場流血表明，共產主義總是隨時準備把自己的意志用武力強加給頭腦單純的人們”，“每個國家都在單獨地並共同 地設法研究如何最有效地以實際行動向中國政府表示這一點”，顯然，（英國）不可能繼續與中國當局保持正常的來往”。“在目前情況下，難以看出如何才能繼續 與中國政府就香港的未來進行接觸。”傑弗裏·豪說，“在目前情況下，一切高級軍事接觸和政府官員訪問均已停止。”

法國



六月六日，法國總理米歇爾·羅卡爾宣佈，“我們準備從現在起凍結我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關係”。凍結“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關係的作法涉及到政治關係，並立即生效”，“在共和國總統、總理及政府官員同中國領導人之間將不再有任何的接觸”。七日，外交部長羅朗·迪馬在國民議會宣佈，“法國將把它駐中國的外交代表減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總理星期二宣佈的法國凍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級別的關係的決定，顯然並首先適用於軍事方面的一切合作，也涉及兩國間的整個政治關係”，並表示，“任何訪問都將中斷”。

西德 [△](#)

六月五日，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在紐約與德奎利亞爾秘書長會晤後說：“鑒於軍隊對北京示威者的屠殺，我不僅對處理緊張形勢時動用武力表示最深切的遺憾，而且希望中國重新採取符合其人道傳統的方法。”聯邦外交部長根舍說：“在北京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之後，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將不會有高級會晤。”他還說：“我已通過電話同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外長就協調一致的反應取得了諒解。”聯邦政府正式發表聲明，呼籲中國政府不要再使用任何暴力，通過對話解決危機。八日，聯邦部長赫爾穆特·豪斯曼宣佈取消德中經濟委員會秋季會議。

東德 [△](#)

六月，東德總理埃裏希·昂納克(en: Erich Honecker)支持中共鎮壓示威者，“武力鎮壓反革命人士是對的。”

日本 [△](#)

六月五日，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說：“我對戒嚴部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行武力鎮壓造成重大傷亡一事不勝憂慮。期望局勢能平穩下來。”同日，社會黨、公民黨、民社黨發表聲明進行譴責。並從六日起，日本三和銀行、大和銀行、住友銀行、日本生命保險公司、松下電器公司、西武百貨、三越公司等駐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辦事處人員被指示回國，當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名日本人回國。六日，日本銀行協會聯合會會長宮琦宣佈：“日本銀行已經凍結了給中國的兩筆貸款，數額為一.四五億美元。”七日，日本首相宇野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說：“在中國的日本人有八千三百人，今天已指

示他們撤離。”“中國的情況令人憂慮。不 能把槍口對準國民。”“要召見中國大使，正式轉達政府的嚴厲見解”。下午，外務省事務次官村田約見中國駐日大使楊振亞，聲明“對於造成流血慘案的中國政府 行為，從人道上來說是不能允許的。” 同日，中國戒嚴部隊因向外交人員公寓開槍，三名日本使館人員住宅遭槍擊，日本駐華大使中島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強烈抗議， 當天有一千七百七十四名日本人離京。同日，日本官房長官鹽川宣佈“為了徹底保護在中國的日本人，已向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發出了避難勸告”，並表示實施兩項 政策：“一、通過紅十字會提供藥品等緊急援助；二、延長在日本的中國留學人員在日本的逗留日期”。八日，通產省宣佈把從中國提供出口匯單保險的“一般國 家”劃為“特殊國家”，這樣，每宗貨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二十日，日本政府宣佈，“已自行凍結要向中國提供的巨額貸款”，這筆鉅款約為五十七億美 元，這個行動“等於是暫停（日本）對中國的一切援助”。

比利時 [△](#)

取消了預定六月六日兩名國務部長與中國經貿部長鄭拓彬的部長級會談。

葡萄牙 [△](#)

六月五日發表政府聲明，“對北京發生的慘劇極度悲傷。堅決反對向手無寸鐵的平民使用暴力”，“支持歐洲共同體主席以十二國的名義馬上表態”。七日，葡萄牙總理阿尼巴爾席爾瓦說：“我們對中國局勢表示憂慮，決定派一名部長前往澳門安慰這塊將於一九九九年歸還中國領土上的居民。”

西班牙 [△](#)

六月五日，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說“對中國發生的鎮壓學生事件極其擔心”，“希望中國能夠使其民主化進程達到終點。”六日晚，外交大臣費爾南德斯宣佈“西班牙政府已決定凍結同中國高層接觸”。

奧地利 [△](#)

六月五日，總統瓦爾德海姆、總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長莫克等相繼發表談話，“對北京事件極為震驚，要求中國領導人立即停止動用軍隊，和平解決事態”。奧 外交部當

日召見中國駐奧大使，“聲明奧政府立場並讓大使轉交奧政府抗議。奧政府還將保留採取其他步驟的權利”並取消原定歡迎正在奧訪問的中國司法部長蔡誠 的接待活動。決定關閉奧鋼聯和愛林等公司駐北京代表處。

希臘

六月五日，希臘外交部發表聲明：“對事態的不利發展，對暴力衝突和造成的傷亡深表遺憾。我們希望中國的事件將不會導致民主進程走向絕境。”執政的泛希臘 社會主義運動、最大的反對黨希臘新民主黨、希臘共產黨、希臘左翼黨、希臘民主黨都於同日發表聲明進行譴責，三千多名希臘人在雅典市中心進行遊行，並到中國 駐希臘大使館門前抗議。

芬蘭

六月五日芬蘭外長佩爾蒂·帕西奧發表聲明，“對中國如此使用暴力無法理解”。“社會主義民主絕不是向群眾動用裝甲車，人民的軍隊絕不是向人民群眾開槍”。同日，芬蘭共產黨主席阿爾莫·瓦爾斯特也發表聲明予以譴責。

荷蘭

六月六日，荷蘭外交大臣漢斯·范登布魯克宣佈，“荷蘭將凍結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六日晚，荷蘭外交部宣佈，荷蘭王國已決定中斷它同中國的高層接觸，“不再進行任何新的會談。”

丹麥

六月七日，丹麥政府決定“取消對中國的援款和出口貸款，取消援款的建議是由外交大臣埃勒曼延森提出的，已獲議會批准”。丹麥議會外委會主席埃爾姆奎斯特 說，“中國當局的暴行必須停上。只有當這個國家出現另外一種政治氣候時，援助才能恢復”。丹麥對中國的援款和貸款總計十億丹麥克朗，約計 1.5 億美元。

瑞典

六月五日宣佈：取消國防大臣卡爾松對北京的訪問，取消中國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對瑞典的訪問。八日，瑞典外援大臣萊納耶爾姆·瓦倫宣佈“凍結對中國的援助，這一決定是中國事態發展的結果”。瑞典對中國的援助包括贈款和軟貸款。凍結援助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對瑞典愛立信電訊公司的程控電話價值一億美元的訂貨將被迫取消。

瑞士

六月五日瑞士聯邦政府就北京事件向中國駐伯爾尼大使館遞交了一份照會，“呼籲採取克制和尊重人權，希望以對話替代武力手段”。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在電視演說中為死難者落淚，並即時取消訪問中國的計劃。

新西蘭

六日下午，總理朗伊宣佈：“內閣已決定請外交部長馬歇爾召見中國駐新大使倪正建，告訴他新西蘭政府對北京的流血事件感到憎惡”，“政府還將指示新西蘭駐華大使向北京當局轉達新西蘭政府的立場”，“取消警察部長定于二十日對中國的訪問”。朗伊還宣佈：“在最近的將來，暫停新西蘭政府部長和中國政府代表之間的接觸，政府將不得不再次研究中國局勢。”呼籲新西蘭公民不要去中國旅遊。

南斯拉夫

六月六日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發表聲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最新事態的發展極為憂慮，並對所發生的悲慘事件和無辜的人員犧牲表示遺憾。這種事態發展本身孕育著民主進程被制止和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經濟和政治改革被停止的危險。”“希望中國共產黨通過政治努力和在社會上進行公開對話消除上述危險，並同所有民主的進步力量一

起保證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繼續進行下去。” 八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長布迪米○隆查爾在議會發表講話“積極發動的經濟開放與它帶來的後果之間 的衝突已經開始影響（中國）社會政治趨勢，它們沒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視。”“無論哪種發展思想在中國占上風，那裏的事態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影響總的國 際關係，這個國家正面臨著艱難的日子”。

匈牙利

六月五日，政府國務部長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長霍爾恩○久洛發表談話“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遺憾，也向我們提出一個嚴重的警告，我們必須採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能使用這種手段，去鞏固保守統治地位和獨裁統治。”匈牙利政府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說，“這一悲劇證明，在改革過程中，行使權力的政治 家的忍讓精神和為民族命運負責精神是多麼重要，政府為建立保證基本人權的法律是多麼必要。” 七日，匈牙利政府發表聲明強調，“用武器和暴力同思想問題和政治立場作鬥爭是毫無意義和不能解決問題的”。“尊重基本人權是我們每個人的共同事業和國際義務，任何國家都不能把這看成是絕對的內政”。當天下午三時，匈 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格羅斯就中國事件發表聲明，一、我代表匈黨領導和全體黨員堅定地宣佈，我們強烈譴責暴力和兄弟之間的戰爭。這種方式同社會主義是不相容的。武裝力量不是解決社會政治問題和權力鬥爭的手段。二、我真誠地希望，理智將占風，並能很快地回到和平建設的道路上來。

波蘭

六月六日，波蘭政府發言人發表聲明，“波蘭社會和當局以深切關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發生的悲劇性事件。我們對死傷者的家屬表示最真摯的慰問。”“在北京發生的事情是與我們友好相處的人民的重大悲劇性事件。我們相信，中國人將跟過去一樣不訴諸武力，而通過政治手段解決當前的衝突。我們相信，理智和現實主義將 占上風，中國的改革進程和它的國際地位將不遭到削弱。” 五日、六日、七日、八日，波蘭報刊、電臺、電視臺連日來以最顯著的位置，作為頭條國際新聞報導北京 局勢，七日晚波蘭國家電視臺播放了長達十二分鐘的“中國事件專題”。十三日，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說：“中國是個幅員遼闊而又神秘的國家。我只能對發生的 事情感到遺憾。”關於軍事管制，“只有當國家的基礎本身受到威脅的時候，我們才有理由作出這樣一個決定。我們應當盡一切努力來防上再度出現這樣一種局 勢”。

越南

六月八日，政府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西方電臺報導河內支持中國政府的行動“純屬捏造”。“這是中國的內政。發生這場流血事件是令人遺憾的。我們希望中國的局勢正常。”

巴西

政府六月五日發表聲明“對這個友好國家的人民和政府帶來的動盪感到痛心。”這一聲明打破了巴西不對其它國家內部事務發表評論的慣例。

泰國

總理差猜·春哈旺聲明：“對中國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這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我們不考慮任何看法。”但他又說：“如果中國採取強硬路線的領導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決柬埔寨衝突的速度緩慢下來”。八日，泰國政府派專機撤回在北京的八十五名泰國公民，泰國駐中國大使館只留十名官員。

菲律賓

總統科阿基諾夫人說：“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依然如故。菲律賓駐北京大使館仍照常工作。我們下達的指示是，確保我國在那裏的公民安全並密切監視那裏的事態發展。”

馬來西亞

六月八日，總理馬哈迪說：“我們無意干涉他們的內政。但是，我們對造成許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許多青年死亡的戰鬥表示遺憾。”

印度尼西亞

六月八日，印度尼西亞政治和安全事務部長蘇多莫說：“儘管最近北京發生了政治動亂，印度尼西亞和中國關於關係正常化的會談將繼續下去”。

韓國

六月五日，外務部發表聲明，對“事件表示關注”，並希望“局勢不致進一步惡化而能和平解決”。

新加坡

政府對中國事態不予置評。自五日起，數以千計的新加坡人紛紛到中國銀行擠兌。

中華民國

總統李登輝發表聲明：“為抗議中共以武力鎮壓大陸民主運動，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與人士，對中共暴行給予最嚴厲的譴責。”對中國大陸同胞給予一切可能的支援，並與中共作徹底的決裂。國防部於當日下令“停休返防，迅速進入備戰部署”。作為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特別措施，公佈了四項措施，其中有：向放棄中國護照的在外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發放中華民國護照；向這些留學生和學者提供學費和生活補助。

香港

六月五日清晨，中銀集團所屬的十三家分行門口排起了長龍，發生了中銀集團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客戶擠兌，當天提出款項五十億港元，創歷史最高紀錄。此次擠提使中銀集團元氣大傷，而這次擠提亦是自1965年廣東信託銀行倒閉及恒生銀行擠提事件之後最嚴重的擠提事件。

澳門 [△](#)

文禮治總督發表聲明：“在這時刻，我認為適宜發表的談話就是，使用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群眾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不是一項適當的措施。”六月五日，在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其屬下的十六家支行門口，一早就排起了長龍，發生了自1950年成立以來第一次客戶擠提現象，當天提出款項3.3億港元。

相關史料及研究書目 [△](#)

研究書目 [△](#)

. Calhoun, Craig. 1994.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vis, Deborah, and Ezra F. Vogel. eds. 1990.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 大衛·艾克斯等著，1990，*未完成的民主運動：Time雜誌詮釋的六四事件*，譚克強等譯。臺北：時報。

. 季季主編，1989，*鮮血流在花開的季節：六四歷史的起訴書（1989）*。臺北：時報。

. 聯合報編輯部編，1989，*天安門1989*。臺北：聯經。

. Liu, Xinyong. 1996. *University System and Campus Life: Prerequisites for Student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D.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

. Weller, Robert. 1994.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戰爭機器搜索群編，1990，*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臺北：唐山。

. Zhao, Dingxin. 1995. *Reform and Discontent: The Causes of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Ph.D. dis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楊繼繩，2004 年 11 月初版，《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特區文化圖書有限公司。ISBN 9626758031

．鄧謙，1994，《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張良編，2001，《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 ISBN 9628744364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1989 年 9 月初版，《人民不會忘記一九八九民運實錄》，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無國際書號

．《中國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張豈之、楊先材卷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7040091526

．人民日報縮印本（1989）

．半月談合訂本（1989）

．庫恩，R. L.，（2004 年），《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

參考文獻



．↑ 請願書 北京大學學生籌委會

參見



．中國民主運動

．天安門母親運動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六四內部日記

．李鵬下臺嵌字詩

外部鏈接 [△](#)

【中國大陸部分用戶可能無法以正常方式訪問本節部分網絡資源。若急需使用，可參考破網、代理服務器，此問題可能與中國網絡審查有關。】

- ． 六四檔案
- ． 六四民運志
- ． 天安門
- ． 前線:天安門
- ． 天安門電影
- ． 時代週刊-“王維林”
- ． 《中國“六四”真相》
- ． 六四民運
- ． The U.S. “Tiananmen Papers”
- ． 悲壯的民運
- ． 血洗京華實錄
- ． 天安門母親
- ． youtube 上的紀錄片《天安門》

說明 [△](#)

來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E4%BA%8B%E4%BB%B6>”

頁面分類：被保護的頁面 | 維基百科需要真實性確認的條目 | 準確性有爭議的作品 |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 群體事件 | 六四事件 | 1989 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運動

最後更改 2006 年 12 月 20 日 17:11。 本站所有的文本內容在 GNU 自由文檔許可證下發佈（詳情）。

UnRegistered